

台 港 暨 海 外 华 语 作 家 美 文 经 典

刘墉

作品经典品读

美，因为我们珍惜。珍惜，因为美是如此短暂。假使那美会永远停在那儿，只怕感觉上就不解美了。

生命的美，是因为我们珍惜。珍惜，是因为生命如此短暂。不把握，它便飞逝了！

生命如此可爱，即使是痛苦，能活着，去感觉，都是多么值得感恩的事！

青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做个飞翔的美梦

当你睡醒的时候	1
飘鸟之歌	5
那个时光流转的小巷	7
总有一天我要站在彩虹上	11
模糊的窗花	13
向日葵妈妈	16
冰雪五帖	21
不老的故乡	27
梦的边缘	29
在梦中飞翔	30
枕边诗篇闲处好	35
悠悠往事	37

做个快乐读书人

说到心灵的深处	38
使你的美梦成真	42
今夜会不会是最后一眼	46
让爱在那里显现	49
错是走向对的第一站	53
爸爸不能帮你	56

你那双可爱的小手	59
生日快乐！谢谢大家！	62
有爸爸多好	65
成长是学会一种关怀	68

成长是一种美丽的疼痛

孩子不要哭	71
你何不换个角度？	74
当我们落难的时候	77
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	81
何必再回头	84
问问你自己	87
生病就像下一场春雨	90
再试一次就成功	94
你懂不懂得爱？	98
虽然你喜欢，但是不可以	101
先奉献的爱	105

攀上心灵的巅峰

感恩的烛光	108
你有交异性朋友的资格吗	112
让仇人变成爱人	116
找回你自己	121
坐在时光上	124
写一篇有你自己的文章	128
人生的是非选择题	133

船到桥头未必直	136
雨过天晴的时候	140
饮一杯有血有泪的甜水	145
攀上心中的巅峰	149
一种殷切的叮咛	153

迎向开阔的人生

永远不该死	156
打一把人生的钥匙	161
不再孤独的孤独	167
奉献的大地	171
别把自己锁在门内	175
每人头上一片天	180
多好啊！活得很美！	184
推翻古老的神话	188
人生的风水与格局	192
迎向开阔的人生	197

冲破人生的冰河

你像我自己	202
随时、随性、随遇、随缘、随喜	204
阿花在哪里？	205
铁口相士箴言	207
永远的小女儿	210
有话要说	212
异样的光彩	214

九点钟的电话	216
与天争地	218
妈妈的同学会	220
谢谢你接受我的帮助	222
阿丁的小盒子	224
别死第二次	225
你等我我等你	226
送你一程送我一程	228
最美的结合	230
像今生一样美丽	232

冷眼看人生

最后一班船	234
老莫的秋天	236
桃“李”满天下	237
六亲不认	238
人性黑盒子	240
圣诞老人来了吗?	241
最后的信用	242
火柴盒的回忆	243
真假钟馗	244
枪手悲喜剧	246
还我的肾	247
过河拆桥	248
有眼无珠	249
一鼻子灰	250
时不我予	251

大师卖画	252
仁者的恐惧	254
妈妈庙	256
鉴赏春秋	258
撞到一生的幸福	259
我为你而生	261
吃亏是福	263

面对人生的美丽与哀愁

人生路，不回头	265
你的梦想还在飞吗？	269
当飞机撞山的刹那	272
忧郁是一种微妙的滋味	276
每个人都是天才	280
在你脸上点起一盏灯	284
逼你成功	288
在那生死瞬间	292
哇！我活着回来了	295
欣赏残破中的美丽	299
有行动的爱才是真爱	304
恋爱的扉页	308
年轻的坚持与美丽	312
爱与拥有之间	316
当一切化作烟尘	319
不属于别人的他	323
心灵的接纳	325
皮肤的感触	328

再会吧！我的爱！	331
如果他长大	335
心中的一首歌	339
生生长流	342

做个飞翔的美梦

我梦见自己站在临海的悬崖上，一阵风起，我久久不再的信心与年轻的豪情，居然又被勾起。

我伸展双臂，把自己交托给天地。我又一次轻轻地被吹起了。

当你睡醒的时候

每天晚上，看女儿爬上她的小床，我都会过去亲她一下，说声“晚安”，然后回到书房工作。

每次离开她卧室的时候，我都好舍不得。想想，一个才五岁的娃娃，就要面对一屋的漆黑和孤独。我常对妻说：

“小丫头好可怜哪！一个人睡！”

“哪个人小时候，不是一个人睡？”妻说，“难道从小就给她找个丈夫，一块睡大？”

小时候，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睡。一边睡着爸爸，一边睡着妈妈，我常把两条腿左右跨在他们身上，觉得很舒服、很满足。

七八岁的时候，我太大了，把老子挤到房角另一张床上去。又过一年多，老爸的床空了，他睡到六张犁的“极乐公墓”。

我没睡老爸留下的床，还睡在妈妈身边，常听她半夜蒙着被子哭。我不敢过去搂她，怕她哭得更凶，就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听着。

然后，我们家失火烧了，母亲在废墟上搭了间临时的草房，第一天住进去，半夜下起倾盆大雨。外面下，里面也下。母亲把两件雨衣盖在我身上，坐在床边守着。

直到今天，我都清晰地记得，雨水滴在身上的声音，和隔一阵，母亲便掀起雨衣一角，让雨水流下床的哗啦声。

再搬家，我们就分开睡了。

我睡里屋，母亲睡外面，中间隔着两扇纸门，她常半夜突然拉开门，看我睡了没有。

那时，我上高中了。十六七岁的孩子，已经有些奇思。一个人睡在硬硬的木板床上，睡不着，常想：有一天，结了婚，身边有个心爱的人，转过身，一搂，就搂到了一个温暖的、柔软的身躯，多好啊！那时候，我就再也不会像现在，一个人睡得那么孤独了。

大学二年级，我交了女朋友，她常晚上陪我画画，夜深了，我留她，她就在我家睡。

她睡我的床，我娘睡自己的床，我则被娘赶到楼下小房间，睡一张只有五英尺的床。

夜里睡不安，天冷，厚被给女朋友盖，我冻得直发抖，突然觉得胸闷，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啾啾声。

伴我至今的气喘，就是从那时开始发作的。

大三下学期，我结了婚。女朋友理所当然地跟我同床。我不再一个人睡了，身边多了一个。又隔一阵，身边多了两个。我睡得腰酸背痛，整夜不敢转身，怕撞到旁边睡的“大肚子”。

儿子出生，倒没上我们的床。在他小床睡了两个月，就移去我娘身边。

结婚生子真好！我床上多了个人，我娘床上也多了个人，大家都忙，都不再寂寞。

转眼十七年，突然又添了个小女儿。只是从她出生，我就常应邀往台湾跑。

每次回到纽约，总要跟女儿争。我不在的时候，她睡我的地方；我回家，她硬不让。

争到最后，她赢了！我老婆睡到了女儿床上。

有一天，我对上大学的儿子说：

“你的房间蛮好，你去住校，空着也是空着，既然你妹妹非跟你妈睡，我就把大床让给她们，改天搬到你的房间睡。”

向来很前卫的儿子，居然瞪大眼睛说：“这还了得？你们愈睡愈远，岂不是分居了？”接着就去找妹妹“理论”。

兄妹俩一个礼拜没讲话，可是我，又成了两人睡。

今年秋天，带老婆去欧洲。每到一地，导游就会分房间。他总是一边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上，一边嘀嘀咕咕地说：“不是新婚！”

接过钥匙，我们已经猜到，房间里一定是两张单人床。

其实一人一张床，有什么不好呢？不怕鼻子对鼻子，空气不好。不怕伸胳膊抬腿，伤了枕边人。不怕半夜起床，把另一半吵醒。更不怕放臭屁，心里过意不去。

所以，有一次碰上个特别豪华的旅馆，虽有两张床，却每张都是双人床时，我们自然而然，还是各睡一张。

最近，读《时人》杂志，说意大利的费里尼导演，跟他定情达半世纪的老婆，爱情虽没随着岁月变淡，晚年却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拥有卧室和客厅，中间以一条长廊隔开。

这使我想到了，曾读过一个庄尚严先生写的对子：

会心不在远

容膝何须多

内容虽然讲朋友之间，何尝不能用在夫妻相处？

小时候，我们一个人睡，一瞟大一寸，睡到独立的成人。

青年时，我们有了激情，两个人睡，睡向结合，睡向生命的传递。

中年之后，情欲逐渐淡了，各自心灵的世界变得宽敞。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那伴是只要觉得“你在”，就满足了，本不必日夜腻在一块儿。

至于生命的最后一刻，谁不像初生时，一个人睡呢？

有几人死的时候，另一半能睡在身边？

有几张病床，会是双人用的？

又有几口棺材，不是一人躺？

只是，小时候，我们一困，就会想妈妈，妈妈要是没回来，大人常会安慰地对我们说：

“好好睡，睡醒睁开眼，就会看到妈妈了！”

当有一天，我们将死，是不是在这长眠之前，也会想妈妈呢？只是妈妈多半已经不在人世。

这时候，会不会有人对我们说：

“好好睡！睡醒，在另外一个世界睁开眼，就会看到妈妈了！”

飘鸟之歌

深秋的夜晚，虫声早已消敛，却听见外面传来阵阵的鸟鸣，那不是小鸟啁啾，也不像乌鸦的喧哗，而是一种遥远的呼唤，一声叠着一声，在夜色中回荡。我好奇地停下画笔，推窗远眺。

秃了大半的林梢，更适于朗朗的星空和月夜：一轮银白的月亮，在穿林的淡烟和冷峭的空气中，扩大为一圈淡黄色的光晕。就在那片月晕中，逆光看去，居然正有着点点的野雁成行地掠过。

或许它们是在上千英尺的高空吧！双翼的振动已经看不清，只觉小小的黑影，一个接着一个，上下地轻微抖动，在深蓝的夜空中像是点点浮舟，从海面破浪而过。那声声的呼喊，则仿佛荡桨的舟子，在月色中，随着长橹的摇动，吐气成歌。于是每一振翅，那歌声便一波动，悠悠颤颤地穿过冷冷的夜色传来。

那不是渔歌唱晚，而是雁阵惊寒，因为在“咏声而歌”之中，带着一抹凄寒与无奈。偶尔几声高亢的，则像是哀哀的长唳。

是启程时呼喊队友，以免在黑夜中相失呢？还是向这盘桓了一整个夏季，与春暮秋初的北国家园道别？我常想，在那雁的心中，是上天早给予了一份行程表，抑或季节会给予它们一种特殊的感动；还是世世代代，口传心授地，使它们学会了迁徙？

于是它们在仲春繁花似锦的时刻，从南方飞来北地，在和暖的湖边溪畔，衔起一支支芦茎，排列成巢，孵化出下一代，并更换全身的“飞羽”。

可是就在小雁初试翱翔不久，芦花转褐、芒草翻白的季节，

它们却又不得不收起行囊，告别已经熟悉的环境，在一个似乎彼此约定的日子启程。

行前的湖滨是忙碌的，仿佛车马喧哗的车站，在惶恐不安与慌乱中，带着暗暗的离愁别绪。一群又一群的野鸭、大雁和天鹅，每天傍晚从湖面如浓云密雪般腾起，在斜阳中翱翔翻转，随着双翼受光面的转动，织成一匹匹金黄色的锦缎。

它们一遍又一遍地起飞降落，似乎在做行军前的演练，又像是在探测天气的寒暖与北风的消息。直到有一天，盘旋着、盘旋着，突然那为首的一声长鸣，便见整队的雁阵，如长虹亘天，荡荡而去。留下的是远远传来的声声骊歌，与顿时寂寥、静如太古的湖面。曾见卡通电影中，成群提着小包袱的大雁在月夜里飞翔，原以为只是艺术家的想像，直到此刻看到那横过月晕的吟游旅者，才知道它们本爱在夜里漂泊。

在银色的月光中，看着下面朦胧莽莽的大地、熟睡的人们、明灭的灯火和如带的川流，乘着北风，轻摆着双翼，滑向茫茫的远方，这漂泊是何等孤危而洒脱！

或许鸿雁就是为漂泊而生吧！

每日的飞翔，是短短的漂泊；春秋的迁徙，是长长的流浪。长空似大海，有风如浪，有云如珊瑚礁，有蓝天如湛湛之水。

从地面诞生的，却选择天空做它的世界，选择漂泊为它的事业。只是，我常想，什么地方会是这旅者永恒的归宿？

会不会有那衰老了的，从整齐的雁阵中，颓然坠落？而在那片高与人齐的芦荡之间，是否有折翼的离雁，或再也无法漂泊的，仰望着同伴飞去，而怅然神伤？

于是那雁行者的歌声，就益发引我遐思了。是喜？是忧？是对前程的憧憬、往日的感怀、伤者的同情？还是逝者的哀叹？

明年仲春，雁阵归来，可还是今夕南迁的北雁？

那个时光流转的小巷

夜里飞北京，由于机场在郊外，只见疏疏冷冷的灯火。

飞机落地了，灯火变得稍微清晰，却又像萤火虫似的一明一灭。仔细看，原来那灯火是隔着树映出来，民宅的灯光本就不亮，受树的遮掩就更模糊了。树摇，灯火也摇，明明灭灭地，如一群群的星子。

突然有一种激动，不是激动于到了父母出生的地方，而是想起我的童年，童年的那条小巷！

那是一九五五年，水电都差，一条几十公尺的巷子，见不到几盏路灯。刷了柏油的黑木柱子，上面顶个圆盘似的灯罩和小小的灯泡，灯泡还忽暗忽亮。

巷里的人家都种着树墙，那种用七里香围起来的象征式的墙。墙里有院，院中又有树，加上日式房子的窗棂小，屋里的灯火，隔着一重重，就愈照不到巷子里了。

就是这样的，似可见，似不可见，迷离如梦的巷子，孕育了我的童年。

吃完晚饭，天将黑的时候，母亲常会让我出门，在她规定的范围内玩玩。

我活动的范围，是以电线杆为界的，向右不能过第三根，因为过去之后是温州街，车多。向左不能过第二根，因为过去有一家，出了两个太保。

其实太保没什么可怕，邻居的太保哥哥更可爱，尤其是蹲在

黑黢黢的一角，看他们的香烟，一红、一红，听他们喝酒，咕噜、咕噜。然后，听他们臭盖。

最记得有个肩上一道疤的，说中国的“墨剑”，怎么痛宰日本武士刀。在黑黑的巷子里两个高手对决，武士刀砍出的每一刀，都被墨剑挡了下来；而当墨剑出手，拿武士刀的挡都没挡，就倒了下去。

因为那墨剑漆黑如墨，是不闪光的，在黑黑的巷子里，敌人看不到。

也记得在某帮派号称“掌法”的一个，说他见过最惨烈的械斗。一个人由墙上跃下，下面的人横刀一挥，硬是在空中把那人的两只脚齐齐斩断。

四周香烟的火光更紧了，吸完一根，擦火柴再点一根。火柴的红光，映着紧蹙的眉头和炯炯的眼睛，是我童年印象最深的画面。

当然，他们也会讲女生、讲太妹、讲女人。说什么“天涯九龙凤”的老大，长得多么标致、出手如何狠毒。说女生打架，满地头发、满脸流血。

“女生打架，用抓的、用拔的、用咬的，比男生用刀子还可怕！”

那时我才九岁，他们的话却记到今天。我后来常想，他们虽然自称豪放，打打杀杀，竟然大部分十六七岁，还是处男呢！

小黑巷子里，是最适宜玩“官兵捉强盗”和“躲猫猫”的。尤其各家的树墙、院子，任我们穿梭，更有着一种神不知鬼不觉的妙处。

当然，在这穿门越户的过程中，也便有些“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机会。

我家隔壁，是老夫少妻，那老夫在大学教书，还不良于行，却娶了个年轻貌美的学生。他屋里总传来那女学生娇滴滴的嗓音：“老师！老师！”

父亲在世的时候，一听到，就会对我妈说：“听！又在叫老师了！”他说话的表情好特殊，现在想起来，他是有点羡慕。

我家左邻，是位将军，那屋子里的排场，就又是一番了。我最怕听见他清喉咙的声音。有时玩“躲猫猫”，藏在他家树丛中，突然听见“哼”一声，接着窗子拉开，呸！一口浓痰飞出来。

至于对门，也是位教授，教授的爸爸是名书法家。有一阵，孩子们都不敢往他家院里躲，因为老爷爷死了，那教授总躲在房里哭，呜呜地喊：“阿爹啊！阿爹啊！”

也就有小孩子绘声绘影地说，看见一个灰灰白白的影子飞进窗子。

黑黑的小巷里，除了飞蚊子、飞萤火虫，还会飞一群群的蝙蝠。才人晚，就见一团团黑影，在路灯下面盘旋，有时候从头顶掠过，扑棱扑棱地，能吓人一跳。

孩子们常拿雨靴，往天上扔，因为不知听谁说，蝙蝠一看到靴子，就会钻进去。

没见过一只靴子抓到蝙蝠，我倒是有次打中了一只，见它斜歪歪地跌进河边草丛。小时候胆子大，钻进草丛，硬把蝙蝠摸到了。得意地拿回家，把蝙蝠塞进玻璃瓶里，紧紧扭上盖子。

第二天，蝙蝠不见了！

这之后，最少有十年，我相信蝙蝠是会“奇门遁甲”的。

黑黑的小巷，也是耐人“寻芳”的。

黑暗中，什么都隐藏了。龙柏成了黑黑一团；槟榔成为瘦瘦一根；扶桑花白天开，夜里全睡了。倒是各种白花，变得特别清晰。我家阶前，有棵单瓣的白茶花，冬天我最爱躲在树下，看上面洒下微微的灯光、月光，再嗅嗅那似有似无的幽香。

斜对门李家的院里有茉莉，我至今喜欢一种粉红盒子的法国香水，觉得什么女人涂上这种味道，都美，大概就因为那香味让我想到童年的茉莉。

至于昙花，就更美了。

我家前院种了一大棵，每次夏夜盛开，父亲都会在院子里挂上灯，四处呼朋唤友，来赏吉兆“国泰民安”的昙花。

我爱那花，也爱那灯。觉得在一串灯中，人影晃来晃去，真美！那种影子忽大忽小，灯火忽明忽暗，人声忽来忽往，夹杂起来的感觉，好像梦。后来读辛稼轩的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心里映起的，就是这迷迷离离的画面。

我常想，“时光流转”或许就是这样。在朗日晴空下，是见不到时光流转的。只有我童年黑黑的小巷，每一盏灯，都能映出——一条条影子，忽长忽短、忽胖忽瘦。也只有在那小巷穿梭的记忆中，找到的哭声、笑声、倒水声、麻将声、吐痰声和打小孩声，是那么幻中有真，真中似幻，值得我一生咀嚼、一生回味。

多美啊！迷离的灯火，往日的情怀！

多美啊！那个时光流转的小巷！